

雲漫漫，風騷騷，
人間路呀，迢迢！
這隱約約的，
是你的遺踪？
那渺茫茫的！
是你的笑貌？
你不怕孤單？
你不甘寂寞？
爲什麼如醉如癡，
蹣跚在那遠刁刁荒榛古道？
天寒了，
日暮了，
腹有白楊在蕭蕭。
我把你的魂來招！
我把你的魂來招！
「世弟呀！
歸來！」

—— 輓歌

夜淒淒，月朦朦，佇窗眺望，悵然若有所失，燃着煙，見煙絲裊裊升空，一時思潮澎湃，捫心自問：「往事知多少？」

多少個日子在悲寂中挨過，多少個黃昏在惆悵中消逝，我不是失戀，更不是不得志，而是憶及那嘔人的血腥味。

五年，不錯，是五年了，弟弟，五年來我不會忘懷，也忘懷不得你那奔馳二十公尺闌珊倒地的慘狀，以及那鮮血橫飛的一剎

。興念及此，我會激動得有心臟迸裂的難受！眼淚遂決睫毛的堤而奔瀉了，眼見血片飛躍於潔白無污的字紙間，誠如就滴入了那純真無邪的心坎。五年來，不曾褪色，也不消失，睚眦淚水沾染其間的血跡，其幅度變化，似乎僅增廣無縮，熱血隨之不由自主地沸騰了。

我不曾忘懷



賢

弟弟！十五歲的你，顯得是多麼的健壯，多麼的活潑，爸媽時常惦念不已。一個既不懂仇，又不懂恨的純良孩子，誰料得着竟慘遭殺身之禍。我仍迷惑不解，我該追個究竟，我懷疑，是蒼天的惡作劇？抑或是人類偉大的傑作。

我不會忘懷，當我把你從血泊中抱起時，我驚慌得無言以對，抱着你，僅僅跨了幾步，你竟冥目了，不告而別了，而且死得如此冤枉，如此慘不忍睹。猛嗅着我那手足情深的鮮血味，我發昏了，甚至分辨不出，是酸？是鹼？還是人性本善的傑作參雜着鐵錐的變性？我痛悔沒有多抱你一下，即使一秒鐘，或許也是能確定其變性的程度，如今，到底是鞭長莫及了，因爲時間，空間隔開了你和我。

弟弟！你可曾了解天下父母心，痛子之切，爲了你，年老的雙親，幾乎悲痛欲絕，俗謂「每逢佳節倍思親」，望着媽啜泣，我內心也隨之陣陣作痛。

你的死，曾激起了不小的風波，上法庭，我嘶喊！我叫冤，自恨心有餘而力不逮，否則非將那些猙獰的面目掃個痛快，足慰慰汝在天之靈。于心不甘焉以

我痛恨唯權勢是依，唯錢財是問，我再也不希罕那些虛偽的同情和假有的惋惜，我曾不止一次，對着蒼天發誓，我要雪仇，否則不共戴天，我要把我滿腔的仇和恨，發洩淨盡，否則正義將

被浸蝕，被腐化，被瓦解，甚至助桀爲虐，扼殺善良。豈不罪大惡極？

漫漫長夜，寄哀號，我再無法抑制心中的悲凄，回憶將勾起了我那串串的哀傷。我……我……我不會忘懷，忘懷媽的悲泣聲，忘懷法庭上嘶喊的叫冤聲，忘懷我那血淋濕透心靈的感受。